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子罕篇」第二十六章。

【子曰。衣敝緼袍。與衣狐貉者立。而不恥者。其由也與。】

「我們注重其中的道理，若有諍論的才考據文字。這一章的考據，要考據工業產品，如今可以不必考據了。」這一段雪廬老人先給我們講，有爭論再考據文字。這一章的考據是工業產品，可以不必考據。這一章就是穿一般不是很好的衣服與穿很好的衣服站在一起，沒有感到羞恥。這是仲由（就是子路），子路穿的衣服不好與穿很好的衣服站在一起，他沒有感到羞恥。穿好衣服就像現在穿名牌。子路（仲由）他穿一般的衣服不會感到羞恥，不會跟人家攀比。

『子曰：衣敝緼袍，與衣狐貉者立』，「緼，是木棉還是草棉，可以不管」，緼是木的棉花還是草的棉花我們可以不管，「就是冬天的衣服」。「冬天，袍子不可少」，少不了棉，「袍內用亂絲，後來改為鋪棉花，後來有人用絲的，是富有人家的衣服，輕而暖的袍為上品」。又輕又暖，這樣的袍子、衣袍是上品，上等的衣服。「冬天穿皮衣，最好的為狐皮」，狐狸的皮，「冬至前穿羊毛」，冬至之前穿羊毛衣，「冬至以後穿狐皮」，穿狐狸的皮衣。「貉似狐」，貉子，貉又念做豪，貉子，長得很像狐狸，「喜好睡覺，貉皮更寶貴」，貉的皮比狐狸的皮就更寶貴。「皮若有花紋的，更為貴重。」皮再繡上花紋，那更貴重。「從前的袍子皮毛在外，後來用綢緞為衣面，反穿皮襖是不敬的。二品以上的官可以穿貂皮，要反穿」，要反過來穿，「一看反穿貂皮」，這個人就知道他是大

官。大官他才反穿，一般人沒有反穿的。「從前讀書人可以穿皮衣，工人商人都不敢穿紫毛狐皮，雖然是有錢的人穿了狐皮，有人問他，也只說是狗皮。衣是外表，如禽獸的毛」，我們人穿的衣服是在外面，外表，好像禽獸牠的外表是毛。「所以孔雀開屏便是炫耀自己」，我們如果看過孔雀，孔雀有時候會開屏，把它的羽毛展開炫耀自己，畜生道孔雀都會炫耀自己，「何況是人？」人愛面子，要穿好的衣服跟人家比較，「這是普通人的常情」。

「人心終日在吃穿上著想」，我們一般人心整天都是在要吃什麼、穿什麼？在這上面著想。「台灣吃米飯，北方人吃五穀，窮人吃小米麵，有錢人才吃麥，山東的二等飯是小米，第三等是吃高粱麵，屬於最下等。吾家平常有三種糧，頭等為麥子做的麵，其次磨的為二麵」，第二等，「第三等的是小米麵」。「平常吃小米麵食，來了客人，便速速藏起來，換上頭等、二等麵，恐怕人笑話。城中吃高粱麵的人很少，多是鄉下人吃，這是在濟南」，山東濟南。「穿也是如此，窮人要出門應酬必須向鄰居借衣服。」

「世人的心都在五欲六塵，若是心在道，就不注重五欲六塵，例如黔婁的：寧可正之不足，不願邪之有餘。寧可蓋正被子露出手足等等。」沒有錢，被子很短，死了他不要斜蓋，斜著蓋是可以從頭蓋到尾，但是他要正蓋，寧願露出手腳，也不願意斜著蓋。「正人君子尚且如此，何況是學佛人？」這個不求面子好看，實在。學佛「就要不貪著五欲六塵，修行人不論在家出家，知道這一點來看人，就可以知道他將來會如何了」。修行人、學佛的人不管他在家出家，知道這一點來看這個人，就可以知道他將來如何，將來他在學佛、修道有沒有成就就知道了。如果一天到晚心注重在吃穿，那肯定就不會有成就了。如果不注重這些，心在道，必定有成就。

『而不恥者，其由也與。』「子路性情剛強，一切都很認真。

子路學道之後，一切不在乎，願車馬衣裘，與朋友共，穿破衣服與闊人在一起也不管，只論有沒有道，心不在衣服上頭。」

「衣音憶」，衣服這個衣在這裡讀憶，回憶這個音。「穿敝緼袍與穿狐貉者立，而不覺得羞恥的，莫不是仲由嗎？由此可知子路辦到，其他人辦不到。但是如今也必須隨緣，只要整齊就可以了，逢場作戲，不必過頭。」我們也不必太講求，穿衣服不要跟人家比賽，人家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。別人穿名牌自己沒有穿名牌好像就覺得很沒面子，感到羞恥，這個就不必要。真正修道人不在乎這個，別人穿名牌我們穿一般的衣服，心只要有道也不覺得羞恥。

【不伎不求。何用不臧。子路終身誦之。子曰。是道也。何足以臧。】

「後半段，有注解說連不起來，所以有人分為二章，依兩章說好講，兩段合起來比較難講。誰併在一起？或許不是朱子，因為朱子好改經文出了名，所以人們推論是他。」那麼這一章跟上面講的，有人分兩章來講就比較好講，兩段合起來講就比較不好講。這兩章是誰給它在併一起，這個也不確定，但很多人認為是朱子，但是不確定。這裡雪廬老人也分開來講。

『不伎不求，何用不臧』，一個豎心旁再一個支出的支，念支，我們一般講支，「也音讀機」，也讀作機，機會的機這個音，所以不伎不求，也讀作不機不求。伎，「害也。求，貪也。臧，善也」。伎是害，有害處；求是貪，貪求；臧是善，是好的。「不害不求，何用不臧，這樣做什麼事有什麼不好的？意思是說沒有不好的。」不伎不求，何用不臧，不伎就沒有害處，也不貪求，這樣有什麼不好？

「不伎不求，有三種說法，都有道理，不須要爭，都可以講得通。《集釋》，馬融主張這是成語，不是孔子所作的詩，依這個來

解釋，就是說：其由也與！《詩》云：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？這樣就與上一段連上了。」

「《韓詩外傳》，以不貪求所以不害人，就是指一件事，人到無求品自高，指不忮不求的人，是說自己。《集解》所說的為二件事，也不害人，也不求人，說自己也說對方。」這是《集解》這個注解所說的，講成兩件事。在《韓詩外傳》它是指一件事。「鄭康成也說成是一件事，只說對方。」所以有這個三種說法，都有道理，就不必爭了，都可以講，講得通。

『子路終身誦之。』「子路終身誦之，可見這是成語，終身誦之便不容易，守住一個法門就不錯了。」

『子曰：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』「是道也，是，此也，這個的意思。這兩句詩的道理，是說在大道上這兩句話算是小道理，終身學不求人不害人，只是好人而已，與道有什麼關連？孔子之道是性命之道，是了生死之道，只有顏子、曾子得道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，所以孔子說何足以臧，這是冀望子路往上學，不是說就不要不忮不求。」是勉勵他要提升、要向上來學習。

「子路不聞了生死之道，所以敢問死，孔子答說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對事奉人的道理尚且不知道，如何來問事奉鬼神？子路雖求而未得。」

「你們懂得執持名號，但是誰終生誦之？子路若得到一個法門，便終身誦之。你們不忮不求了嗎？有沒有動心？凡對人無利益的便是害人，不能管就不要管，否則就必須管到底，不可隨便，所謂為人謀而不忠乎！」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